

JOHN KERRY

◎ 张立平 倪峰 刘卫东 著

挑战布什
克里传

世界知识出版社

克里传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挑战布什：克里传 / 张立平，倪峰，刘卫东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5

ISBN 7 - 5012 - 2272 - X

I . 挑... II . ①张... ②倪... ③刘... III . 克里--
传记 IV . K837.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5954 号

书 名	挑战布什：克里传
	Tiaozhan Bushi : Keli Zhuan
责任编辑	李 锋
责任出版	赵 玥
封面设计	小 月
责任校对	胡卫东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010 - 65265951)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排 版	世界知识出版社电脑科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850 × 1168 1/32 8 印张
字 数	200 千字
印 数	1 - 8000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一版 2004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1967年夏季的一天，美国旧金山，上午阳光灿烂，万里无云。天空中翱翔着一架T-34型双座教练机，只见它忽上忽下，左右盘旋，就像一只轻捷的燕子，尽情在湛蓝的苍穹上嬉戏。水滴型的驾驶舱内，并排坐着两位驾驶员，他们年轻的脸上洋溢着紧张和兴奋的神情。突然，其中一位操纵飞机掉转机头，穿过旧金山湾，径直朝着远处的金门大桥飞去。“让我们从桥下穿过去！”他对自己惟一的乘客说。当小小的飞机贴近海面嗡嗡前行时，他的伙伴望着身下飞速掠过的粼粼水面，努力保持着镇定。

巨大的斜拉桥体越来越近，绷紧了的粗大钢索群就像一座黑压压的城门直滚过来。波涛激起的水花似乎就要打到了飞机的翅膀，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计算着飞机的高度和速度。飞机呼啸着穿过桥下的阴影，当他们再度沐浴在娇艳的阳光下时，两人都不约而同地叫出声来：哇！

这就是约翰·福布斯·克里，耶鲁大学的四年级学生，和他的好友兼同学戴维·桑一起，驾驶租来的飞机在体验飞行的快乐和刺激。克里是彻头彻尾的名门贵族出身，勤学

上进，善于演说，期待有朝一日能够竞选总统。但是桑和学校精英团体中的其他人还了解克里的另外一面：他是一个喜欢冒险的年轻人。在大学后期，克里不大专注于学业，按他自己的话说基本是在主修“飞行”，学习操纵飞机进行盘旋筋斗以及一些高难度的特技动作。桑还知道克里一直着迷于耶鲁大学一名教授的传奇故事，该教授有一次驾机环绕一座大桥的桥体翻了一个360度的筋斗。

飞机猛拉起来，重新吼叫着冲向蓝天。就在左转的一刹那，他们眼睛的余光发现翼尖处有一只海鸥。虽然它就像卡通片里的小动物一般可爱，但几秒钟后这一场景很可能变成充满悬念的希区柯克的影片，他们的心都悬了起来。更多的鸟儿出现在前面。两位年轻飞行员很清楚，如果发动机吸进一只，他们的人生故事就会以这样的讣告收场：耶鲁的两位飞行员，其中一位梦想成为总统，在兜风时遭飞鸟袭击身亡。

毕竟是“二战”时入伍的飞行员调教出来的儿子，克里并不慌乱，在被鸟群包围之前迅速拉起机头，避开了这危险的一击。

“我们担心这样拉起机翼会失速，不过后来什么也没发生。”桑回忆道。经历了这场考验之后，心满意足的克里驾驶飞机离开了大桥，在附近的一个机场安然降落。

这就是克里，一个充满个性的人。在未来的岁月里他还要承担无数的危险，虽然大部分都要比驾机穿越金门大桥准备得更加充分，但这些逸闻趣事也给他面临危险时的生命历程增添了很多光彩。他同样也是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人：从越战英雄到反战士，从活跃的组织领袖到严谨的检察官，从旗帜鲜明的自由派人士到保守观点的赞同者。作为一名政治家，他的学识和经历使他拥有了包括怀疑政府在内的核心信仰，但自始至终贯穿于其一生的是他的冒险和勇于尝试的个性。

对克里的指责主要是说他是一个缺乏稳定性的孤立的政治家。他的一些个人经历加强了别人的这种印象。他是没有地理

根基的一个人，他童年时奔波在横跨欧美大陆之间的许多城镇之间，他享有著名的家族姓氏但并不总是属于家族核心圈子里的一员。他 10 岁时就被送到瑞士和新英格兰的寄宿学校，经历了 8 年不断的冒险旅行。对他来说，家的概念就是各地学校的公寓或者舅妈的小房子。

与他的生命联系最多的是学校内外的环境——那是没有贫富差别和特权的纯净天地，这里讲着流畅的法语，人们之间以礼相待，天真无邪。作为一个年轻人，比尔·克林顿曾有机会在一个全国儿童旅行团上与肯尼迪总统握过手，而年轻的约翰·克里则与杰奎琳·肯尼迪的表妹谈过恋爱并曾与她一起去那瑞根塞特海湾航行。

但克里并不完全属于这样一个精英世界。父亲的政府津贴加上他自己打工挣的钱，只能满足他在比新英格兰郊区主流人士居住的地区更远的地方安顿自己。毕业于贵族预备学校的他长大后成为一个绅士，但缺乏有说服力的相关财产。作为没有土地的贵族，他只能像简·奥斯汀小说里的人物一样，物质上贫困而精神上富足。他后来娶了富婆做妻子，但妻子的净资产使他自己显得更加渺小。

大胆和卤莽可以在克里身上培育出不满，但同样也使他在政治上如鱼得水。在战斗中他因为自己的勇敢获得勋章后，又凭借天分和智慧成为一个口才甚佳的反战人士，以至于尼克松总统及其下属不得不秘密筹划，试图挫败这个年轻人的声望。作为马萨诸塞州的一名检察官和华盛顿的参议员，克里不断用事实证明他是一个富有冲劲和口齿伶俐的调查者和立法者，他能够承担起主导政治风向的责任。

现在，那个曾经莽撞的年轻人已成长为一名 59 岁的参议员，他决定去实现自己孩提时的梦想，跟随肯尼迪的步伐，成为另一位 JFK（肯尼迪和克里的首字母缩写）总统。

目 录

序	4
第一章 冒险青年	1
第一节 家庭之树	2
第二节 成长岁月	6
第三节 初露头角	10
第二章 耶鲁精英	15
第一节 遭遇偶缘	16
第二节 步入耶鲁	19
第三节 军事问题	22
第四节 骷髅秘密	27
第三章 战火历练	34
第一节 血的洗礼	35
第二节 别管我们	42
第三节 战场浴火	44
第四节 “老虎”之死	52
第五节 西贡面帅	55
第六节 大胆行动	59
第七节 惨痛猎杀	65

1

目

录

第八节	生死之间	69
第九节	离开越南	72
第四章	反战先锋	75
第一节	弃军从政	76
第二节	星光乍现	81
第三节	重要人物	86
第五章	初涉政坛	94
第一节	在洛厄尔登场	95
第二节	功亏一篑	102
第六章	潜心法律	106
第一节	从学生到检察官	107
第二节	法院内部的风波	111
第七章	东山再起	116
第一节	官场得意	117
第二节	竞选参议员	123
第八章	查丑闻一鸣惊人	130
第一节	推动国会调查	131
第二节	尼加拉瓜的秘密	134
第三节	失意英雄	139
第四节	BCCI 银行调查案	142
第五节	生活中的流浪汉	144
第六节	反遭调查	146
第九章	走向成熟	148
第一节	一笑泯恩仇	149
第二节	促成美越关系正常化	152
第三节	披荆斩棘	155

第十章 预选风云	163
第一节 民主党群龙无首	164
第二节 参议员们跃跃欲试	167
第三节 开场戏	170
第四节 克里旗开得胜	177
第五节 民主党和衷共济	184
第十一章 “骷髅”大战	186
第一节 同“室”操戈相煎急	187
第二节 “驴”“象”撕破脸皮	194
第三节 政策区别	199
第四节 选举政治中的战略因素	206
第五节 竞选搭档费思量	210
第六节 支持率游戏	213
第十二章 谁主沉浮？	220
第一节 总统选举中的越战因素	221
第二节 金钱游戏	224
第三节 竞选主题的历史类比	229
第四节 竞选组织的比较	231
第五节 耶鲁永操胜券	234
附录一 克里政治方略雏形大纲	238
附录二 克里在参政院的部分投票记录	241

(注：序、第一至四章由刘卫东撰写；
第五至九章由倪峰撰写；
第十至十二章、附录一和二由张立平撰写。)



第一章 冒险青年



1960 年克里在冰球队。

第一节 家庭之树

克里出身于波士顿一户典型的贵族人家。他的祖先福布斯家族最早开始了波士顿与中国的贸易，现在依然常常以克里的名义拥有遍及世界的资产。他的血统中还有一些属于温斯罗普姓氏，这一家族中产生了马萨诸塞殖民地上的第一个总督。

克里以前一直认为自己具有爱尔兰血统，连波士顿的《波士顿环球报》报社都这么认为。大约 15 年以前，克里开始听说自己的外祖母可能是个犹太人，但对他祖父的出身仍没有定论。为此他在电话号码本和因特网上搜寻，四处询问表亲，却只得到只言片语。他查遍了埃利斯岛的移民记录、伊利诺伊州的归化记录和马萨诸塞州的死亡记录。后来《波士顿环球报》报社专门雇请了研究家谱的专业人士，从奥地利国家档案馆德文原版的出生记录中才发现了克里的犹太背景。出生记录上写着：“1873 年 5 月 10 日，弗雷泽·科恩出生，他是酿酒者本尼·迪克特·科恩和他妻子玛思尔德（普鲁士皇家商人弗兰克尔的女儿）的合法的儿子。”上面同时记载了弗雷泽·科恩在 1902 年 3 月 17 日改名为弗雷德里克·克里，但没有提到他接受洗礼的事情。不过，家族内部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天主教徒，死后按照天主教的仪式被安葬在纽约布鲁克林。弗里德里克·克里 1921 年的死亡证明上他父母的名字被写成“奥地利的本尼·迪

克特·克里，以及梅卡迪亚·弗兰克尔”，与弗雷泽·科恩出生记录上的一样，尽管他父亲在奥地利依然被称为科恩。至此，维也纳的家族史搜寻协会负责人确信克里出生于一个犹太人家庭。

克里的犹太血统还可以在教堂记录的副页上找到相关依据，在纽约的犹太人历史谱系研究协会对此表示了认可。他们说虽然当时政府并不强制进行相关记录，但犹太人出生时在教堂里做记录的事情很常见，研究人员现在认定，克里绝对是犹太人的后裔。

似乎为了提醒后代他们祖先的种族痕迹，以保证这种循环永远持续下去，克里的兄弟卡梅隆——一位波士顿的律师——后来转信犹太教并于 1983 年娶了犹太妻子。

克里知道自己的姓氏来自于以前的奥匈帝国，但他一直不了解祖父曾经是一位名叫弗雷泽·科恩的捷克犹太人。1873 年 3 月 10 日，在原来属于奥匈帝国、现在捷克境内一个名为本尼斯克的小村里，弗雷泽·科恩出生，然后就一直在这块土地上长大。在世纪之交的岁月里东欧掀起猛烈的排犹风潮，俄罗斯和奥匈帝国内的犹太人都受到影响。如果你是犹太人，在社会地位和经济方面就会被排除出主流社会，工作和收入会受到限制，孩子也没有更多的希望出人头地。当时成千上万的欧洲犹太人给自己改名以便看起来不那么像犹太人，并且改信基督教或其他宗教。为了躲避迫害，弗雷泽·科恩也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弗雷德里克·克里。按照家里至少流传一代的故事，之所以选择这个姓氏是因为当时科恩和他的兄弟姐妹在一张欧洲地图上方随意扔下一支铅笔，它正好落在爱尔兰的克里县上，于是就采用了这个名字。科恩和他的妻子埃达劳瓦——一名来自布达佩斯的漂亮犹太音乐家，都把名字改成克里，并于 1902 年作为天主教徒接受洗礼，1905 年移民美国。这一点直到 2003 年早些时候《波士顿环球报》报社经过仔细调查后才确定并告诉了参议员克里。

克里家族兴旺了许多年，弗雷德里克作为一名经济顾问先在芝加哥工作，然后全家迁到马萨诸塞。1915年，理查德·克里——未来参议员的父亲在布鲁克林出生了，20世纪早期那里是百万富翁城，约翰·肯尼迪两年后也出生于同样的波士顿郊区。到了1921年，克里家族已经非常富裕，他的商店在波士顿旁边后湾的波尔斯腾街487号，在布鲁克林有一栋像艺术品一般的两层住房，在他们的家门外时常停着一辆代表着身份和地位的黑色凯迪拉克轿车，三个孩子在院子里面愉快地玩耍。弗雷德里克很少错过每周日早晨的教堂祈祷，周围人都把他看作好邻居，《波士顿环球报》把他描述为一位“制鞋业的名人”。

在别人眼里，弗雷德里克似乎非常成功，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但很少有人看到他也深深体验到了美国梦的另一面。为了让自己和下一代过上好日子，他脱离了原先熟悉的环境，牺牲了祖先留给自己的一切，去拥抱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语言和宗教，甚至抛弃了亲朋、种族、姓氏这些让他眷恋的东西。在美国，他以一个成功者的形象存在着，没人知道他的苦闷，更没有谁了解他经营生活的艰辛。实际上，不仅生意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兴旺，他的身体和心情也每况愈下，这使他逐渐感到绝望。

1921年11月23日，所有的辉煌都结束了。弗雷德里克进入波士顿科普利广场宾馆的盥洗室，饮弹自尽。《波士顿环球报》当天的头条新闻是“在科普利广场宾馆自杀：F.A. 克里，一名商人，当场身亡。”文章详细描述了这位著名的制鞋商如何在上午11点30分走入宾馆，进入盥洗室，掏出左轮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他只开了一枪就立即死去。就在6天前他写下一份遗嘱，说明自己的债务几乎已经与财产相当。有人分析这位骄傲的人看到自己行将破产，除了自杀外他似乎已别无选择：怎么能背负着破产者的名声苟且偷生？还有人说老克里是因为严重的哮喘而不愿再活在人世。当时的遗嘱法庭记录上

显示，他留下的遗产包括一辆凯迪拉克、一些衣物、波士顿商行价值 200 美元的股票、25 美元的现金，以及沃克公司和斯潘塞鞋业制造公司的已经没有价值的股票。

6 岁的理查德·克里失去了父亲，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他把它当作一个耻辱的标记，而且只能用强迫自己忽视这一切来淡化失去父亲的痛苦。他变得沉默寡言，闷闷不乐，结婚生子后也从不愿给下一代谈起这些事情。所以，克里除了知道祖父是自杀身亡外，对其他一无所知。他记得祖母在祖父自杀前曾收到家里的一笔遗产，所以祖母仍有足够的钱送他父亲进入耶鲁大学和哈佛法学院学习。但克里一直不知道自己祖父就死在这样一家宾馆内。后来他得知真相后惊叹道：“天哪，我已经来过这里多次，他们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死在这里。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在 1937 年一次遍及欧洲的旅行中，理查德·克里在法国海滨城市圣布鲁斯参加了一个雕塑班的学习。他是一个活跃分子，不久就驾驶着一艘 35 英尺长的双桅帆船横渡大西洋。他的言行很快就赢得富裕的福布斯家族的注意，其中心人物是哈佛法学院的毕业生、从马萨诸塞移居国外的詹姆斯·格兰特·福布斯。福布斯的妻子是玛格丽特·温斯罗普，她是在移民初期帮助建立马萨诸塞殖民地的温斯罗普家族的后裔。

当福布斯邀请马萨诸塞的同乡理查德·克里来家里做客时，克里被年轻美貌的罗丝玛丽吸引住了。她是父母的 11 个孩子之一，希望将来能够成为一名护士。罗丝玛丽也同时坠入爱河，两人的感情不断加深。回国后理查德参加了飞行训练，准备成为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一名飞行员，还留在欧洲的罗丝玛丽也决心要尽快回到美国与他完婚。

很快，纳粹的疯狂开始了。1940 年德国人横扫西欧，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国土几乎全部沦丧。德军占领了法国濒临大西洋的所有港口城市，接管了福布斯家族在布列塔尼村庄的所有财产。他们还使用了一个优雅的借口：要把此

地作为监视英吉利海峡对面敌人的前哨。罗丝玛丽的生活突然发生巨变，为了躲避德军的轰炸机，她被迫开始一次危险的远行，跟随逃难人群来到了巴黎。但德军逼近这座“不设防城市”，又把她裹在惊恐的人流中，继续自己的逃难历程。她在惴惴不安中给未婚夫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迪克”，她在落款为1940年7月14日的信中写道，“我们于6月13日晚上8点离开住所，煤气和电力刚刚被切断，他们开始炸毁汽油罐。在黎明时德军进入巴黎。第二天我们拥挤着逃往奥尔良，总算躲开了轰炸。在长长的逃亡道路上，我们经常看到播种死亡的飞机并四处躲避它的机枪扫射。我真怕来美国，但我知道跟你在一起一切都会好的。”

第二节 成长岁月

几个月以后，纳粹依然占据着罗丝玛丽家的房子；幸运的是，她自己已经摆脱了欧洲的战乱，越洋来到美国，来到朝思暮想的亲人身旁。1941年1月，作为一名军校学员，正在亚拉巴马州接受空军飞行训练的理查德和罗丝玛丽结婚。后来他因为肺结核在亚里桑那州丹佛市接受简单的治疗，这场病使他没能看到前线的战争。1943年12月11日，约翰·克里，他们4个孩子中的第二个，在此地出生。

1944年为了阻止一名美国将军的占用，德国人用炮火摧毁了老福布斯在法国的宅地。约翰·克里4岁大时，看到了自己遗留在法兰西土地上的这份家产。那是一个完整的楼梯间、一座熏黑了的房屋框架，以及一些德国人修建的掩体。在他童年的印象中，这块古老的宅地最适合于玩捉迷藏的游戏。

经受战争锤炼的父母的婚姻，被敌人劫掠过的废墟中的家



1947年圣诞节在马萨诸塞州米利斯。

园，儿时的克里就耳濡目染到这些别人难得一见的情景。严酷的现实教育了他，幼小的心灵里逐步产生了对美国自由力量的信赖，而美国战争威力的真正化身也正在于此。以后要成为军人的念头深深吸引了年少的克里。

政治也同样吸引着他。退役后的父亲在为国务院工作，母亲是一个社区活动的积极志愿者。克里出生后的第一年在小城克罗顿度过，接下来的6年在马萨诸塞的另一个城市米利斯，在他7岁时全家搬到华盛顿，从此政治成为饭桌前大家闲聊的主要内容之一。“我们在华盛顿长大，父亲在政府里任职，距离激烈的总统选举近在咫尺，那时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天主教徒约翰·肯尼迪出现了。”约翰·克里的弟弟卡梅隆·克里说，“所有这些事都产生了共鸣。在我们那一代人中这是使人激动的事情，我想正是从那时起约翰开始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克里印象中很清晰的一件事是11岁那年跟随父亲进行的

一次飞行。那是 1954 年 2 月 27 日，阳光从挡风玻璃射进来，是个飞行的好天气。理查德坐在一架轻型飞机里，准备从弗吉尼亚北部的一条跑道上起飞。“二战”期间理查德飞过 DC - 3 和 B - 29，他想这次或许是自己最后的飞行，就带上了 11 岁的儿子。理查德检查了仪表后，开动了发动机。一切正常。“不要碰操纵杆，”起飞前他交代儿子，“直到你长大以后才行。”

理查德从 1940 年起就开始记录航行日志，现在它的纸张已变成褐色，就像一个会计的账本。今天他照样记下了自己的飞行。战争期间他曾经飞遍美国各地，今天他希望让儿子在空中看看华盛顿地区的全貌。以前他只记录事实，但在最后一次飞行中他想记下一些主观感受：“和约翰一起快乐地飞过弗农山。”飞行只持续了 40 分钟，但弗农山上空的翱翔在无意间触发了克里飞行梦的同时，也给他的思想带来一种冲击。在天空中一切都是那么美，那么自由舒畅，白云环绕，天地合一。尽管他对眼前的仪表盘一窍不通，他仍然暗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学会飞行，再难也要做到。即使只有 11 岁，约翰就有一种感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父母在给他逐渐灌输一种意识。那是一种强烈的家庭信念，就像老克里试图教给他两个儿子的一样：只要努力，不管有多困难，都能够做成任何事情。保守的传统心理使理查德没有把相同的人生观灌输给他的两个女儿玛格丽特和黛安娜。所幸的是，他的两个儿子和女儿都不懒散，勤奋、责任和忠诚的概念已经融入他们心底，坚定地支撑着他们一生。

像许多第二代移民家庭的父亲一样，理查德相信自己的儿子能够实现任何梦想，甚至追随华盛顿的脚步，入主白宫。“超越是克里的家庭信念，”一名《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解释道，她举了一个例子：老克里在地毯下面教他儿子怎样驾船，于是他们就学会了在雾中行驶。克里回忆说：“他给我们理性的爱，让我们对真实世界上的严酷现实做好心理准备。”